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劫餘灰

第九回 遇救援一命重生 完節操三番就死

且說廖春亭當下因不見了婉貞，便叫人再下去打撈。自己率領家人，在岸上曬晾行李，檢點物件，直亂到日落西山，仍是渺無影響。只得犒賞了救援之人，另外僱了大船，安頓家眷。一連打撈了三天，所失之物，盡行撈起，只有婉貞屍身無著。只得開船下駛，不日到了佛山。春亭叫把船泊定，自己另外叫了一隻小船，帶了杏兒，搖向崗邊去。尋訪著朱小翁，先告訴了在梧州，李知縣委托帶婉貞回來一節；又敘述了在肇慶峽翻船，他人盡行救起，獨不見了婉貞一節，然後把杏兒交代了。朱小翁見了杏兒，也不免一陣傷心。謝了廖春亭，春亭辭別而去。小翁又把杏兒細細盤問，爭奈年紀太小，問來問去，總弄不明白，不過得了個約略罷了。幸得朱小翁為人曠達，知道女兒能在患難之中自全貞節，設法脫身，便不辱沒了我朱氏門楣。此時已經落水而死，傷心也是無益，倒是杏兒要設法安插。原來朱小翁年來只有父女兩個度日，那時選用了個老媽子，後來婉貞失了，他便連老媽子也打發了，只用了一個十六七歲的童子，代他打掃炊爨等事。此時杏兒回來，沒有人招呼他，留在家裡不便，因想起陳公孺來。他們的兒女新親，雖未過門，卻喜得是有老親在前，彼此時常來往的。因此打算不如把杏兒送往他家，一則他家有女眷，容易招呼小孩子，二來免得放在家裡，看見他便想著女兒。打定了主意，便到公孺家來，說明來意。公孺聞得婉貞如此守貞全節，不覺十分歎惜，道：「只是寒門不幸，犬子沒福，不能消受這一位賢德媳婦。此刻既然落水，屍身未曾撈獲，生死尚在未知。老親翁不可不急往打聽，或者經人救起，也未可知。至於小丫頭一層，儘管送來舍下。」小翁道：「肇慶峽是著名水流緊急的地方，廖春亭一家眷屬，都已救起，單單遺下了他，可見得是忙亂之際，措手不及，順流而去的了，那裡還有生理。打聽一層，是可以不必的了。」說罷便起身辭去。公孺便打發老媽子去接杏兒來，一面入內告知李氏。李氏自從失了耕伯之後，思子成病，十分沉重，百般調治，近日方才起牀。聽見公孺說，便道：「這孩子不知生成一條甚麼命，是我當日一時之錯，只歡喜他模樣兒長得好，性情也還好，不曾要他的八字來算一算，胡亂便定了親。誰知一邊才下文定，他一邊就把我的囑兒克的不見了，克了丈夫還不算，自己還要受盡多少磨難，方才落水而死。他若是早點死了，我的兒子只怕不見得走失了。」公孺道：「這不過偶然碰著的事，與他的命甚麼相干，八字這層，是最沒有憑據的。」李氏道：「我也是一向聽得你說，甚麼風水、看相、算命，都是假的，這回便誤了事。你若說是偶然碰著的，何以別人不走失了，別人不淹死了呢？」公孺道：「和囑兒一起走失的，還有兩個人，難道他們也是定了媳婦，叫媳婦的八字克跑了的麼？」李氏道：「那是別人的事，我不管帳。總而言之，我的兒子，一定是被他克跑了的。」公孺笑道：「向來也只有克死丈夫的八字，卻沒有克跑丈夫的八字。」李氏道：「我的兒子命不該死，他的命卻是應該守寡的，才鬧出這個把戲來。」公孺又笑道：「依你說，他此刻落水死了，囑兒為甚還不回來呢？」李氏道：「正是他此刻死了，只怕我兒就回來了呢。」公孺知道他不可以理解的，就不和他理論。一會，老媽子把杏兒領了來，公孺便細細問他婉貞情形。小孩子家，那裡知得甚麼，問了半天，仍是毫無頭緒。恰好六皆前來辭行，自家兄弟，便入內室相見。

原來六皆近來因為聚珍店裡生意清淡，省城地方，開消又大，有一年多入不敷出，意欲招人盤受，又一時沒有主顧，只得把店關了，結算了往來帳目，把存下來的貨，都搬回家裡。此時因為存貨只管放在家裡，不是個事，便帶了幾件，要出碼頭去做販客，因此到公孺處辭行。公孺問道：「老弟這番出門，可有個一定的去處？」六皆道：「雖是沒有一定，卻打算先到梧州，或者再到桂林，如果桂林再銷不完各貨，便打算從那裡走一次湖南。此時沿江沿海，輪船已通的地方，那些富豪，歡喜的都是洋貨，了不得的，是用鑽石。我們中國本有的玩好，都已視同糞土了，還是內地的人，還有講究這個的。所以我不走通商碼頭，情願辛苦點往內地裡走。」公孺道：「這巧極了。你這回到梧州，我托你打聽一件要緊事。」說著便把婉貞的事，說了一遍。六皆不勝歎息，道：「當日大家只說朱呆子古怪，他的女兒未必便好，誰知卻是這等一個女子。」公孺道：「他在梧州的情形，我們未能知道底細，老弟到了那邊，務必仔細打聽。據小丫頭杏兒說，那邊的知縣官，把他接到內衙，那官太太也在一處說話，可見得那官兒，也是敬重他的。並且又是由那個官，托了會館董事，轉托廖春亭帶他回來。到那邊向同鄉一問，就可以知道的。這一層還可以從緩。最要緊是在肇慶下游一帶，打聽有人撈著他的屍身沒有，運了他回來。我還有一條私心希冀的，最好是有人救起他。千萬托你當一件正事打聽著。可笑朱小翁，他是曠達到不可及的，自己一個女兒，落水死了，他竟行所無事。我勸他去打聽打聽，他竟然看得漠不相干，你說奇不奇呢？」六皆答應了盡力打聽。又談了一會別去。不題。

且說婉貞那天翻船落水，自念絕無生理，只索閉目斂手，聽其自然。此時水流正急，便順著流頭，飄下去二十多里。恰好遇了一隻官船，用小火輪拖著上駛。官船艙裡一位老太太，正在倚窗閒望，忽見水面上飄著一個女子，便忙叫：「救人，救人！」那些家人聽說，便忙著叫船戶：「救人，救人！」船戶聽說，先趕到船頭上，大叫小火輪停輪，小火輪停了輪，看著那水裡的人，已流到下游去了。便連忙轉舵追去，將官船拖近那女子旁邊。船戶水手，忙把竹篙搭住，拯上船來，放在船頭。那小火輪仍舊轉舵上駛，這邊船戶人等，救起了婉貞。只見他已是吃了一肚子水，渾得十分膨脹，幸得心口還有點微微跳動。便設法先把他覆身放在一把椅子上，等他把肚裡的水，吐了出來，方才用薑湯灌下，良久方才甦醒。家人便到艙裡告訴老太太，說那女子已救醒了。老太太便叫：「帶他進來，我問問他，是在那裡落水的，好設法送他回去。」家人出來叫婉貞。婉貞此時，心神恍惚，猶如做夢一般。入到艙裡，只見老的少的，坐了三四個女人，還有那站著的，想是丫頭僕婦之類，卻一般的都是旗人打扮。那老太太先開口說道：「你看他這水淋淋的，行動不便，丫頭們，快帶他到裡艙去，隨便先給他衣服鞋襪換了，再出來見我。」婉貞此時，也不及言謝，就跟了一個大丫頭到裡艙去。自己先把頭髮擰乾了，丫頭取出衣服換過。低頭一看，自己也變了個旗人了。便出來向那老太太拜謝，苦於不知道稱呼，只說得一句叩謝救命之恩。看見兩旁坐著的，料來自是上人，也一一拜謝了。那老太太便問他落水原故，婉貞只約略把翻船回廣東，遇了風翻船的話，說了一遍，自己以前的遭遇，卻沒有提起。那老太太便道：「此刻救起你，只得暫時在船上，等我們到了肇慶，再設法送你回去罷。」婉貞又拜謝過。老太太道：「只怕一會兒就可以到了，我們是做官人家，你就在肇慶暫住兩天，也無妨。你且到後面梳頭去罷。」婉貞就依言，再到後艙。一個大丫頭跟了進來，和他梳通頭髮，暫時打了一條大辮子。婉貞向那個丫頭細細打聽，才知道這老太太的兒子，是京旗人，名叫式鍾。因為老太太生他時，夢見睡在桂花樹下，遂取了個號，叫做臥桂。是一個廣東候補知府，年紀只有三十歲上下。這回得了肇慶鹽局總辦的差事，先一個月自己帶了一個姨太太來肇慶接差，此時打發人回廣州，接取全眷。老太太及太太之外，還有四個姨太太，十多個大丫頭，共是坐了兩隻大號官船，到肇慶去。

正說話時，船已到了碼頭。船上家人，先去報信。那式鍾早已租定了大公館，便打發轎子來接，一行人轎馬，紛紛到公館裡來，自然婉貞也在其內。到了公館，先是式鍾拜見老太太，又與太太廝見，然後姨太太等叩見，再後便是丫頭僕婦等叩見。婉貞心中想道，我到了此地，自然要見他，然而又犯不著雜在丫頭之內，只得閃在老太太旁邊。等眾人都見過了，老太太看見婉貞在旁，便道：「你也見見老爺。消停一兩天，打發你回去。」婉貞便過來見了。旗人的行禮，不論男女，都是請安。婉貞不會這個，只福了一福。穿了一身旗人衣服，卻行的是漢人的禮，甚是礙眼的。這些丫頭們見禮，式鍾本都不在心上，一面對他們點頭，一面仍是和別人說話。只因婉貞這一福，他倒留心看了一看，便問老太太道：「娘，這女子是那裡來的？」老太太道：「這是在路上打水裡救起的。他是廣州人，因為翻了船落水，我叫人救了他，還要你設法送他回廣州去呢。」式鍾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娘又做了好事了。回廣州一層，也不必急，姑且叫他跟著娘住幾天，左右公館裡不多一個人吃飯。」說罷，他們又敘了些家常，方才散開。各人都去督率家人，安置行李等事。

從此婉貞住在這式公館裡，弄得上不上，下不下，十分不安。心中又是掛念父親，為了自己失去，不知如何著急。想到廖春亭與我同時落水，不知他可曾遇救，若是經人救起，此時想已回到廣州。他受了李知縣所托，帶我回去，我落水死了，他回去自然總

要告訴我父親。我父親不知我被人救起，又不知如何悲切。做兒女的，不能承歡色笑，倒為了自己的事，再三令老人家擔憂，真是令人難過。又想到陳耕伯，不知有無信息，我是一個女子，遇了這些磨難，尚且有人援救，他是個男子，想來總應該有法自存，但不知此時回來了不曾。若是回來了，知道我被人拐去，心中又不知怎生難過。在梧州時，被鴛母百般凌虐，自己求死不得，遂無暇想到這些，及至後來，天天自己設法脫身，一切言語舉動，都要留心，更沒有工夫想到這個了。及遇了李知縣後，一心一意，以為即日可以回家，心中一喜，又不必去想了。到了此時，進退不得，猶如受了軟禁一般，所以把一切事，都潮到心上來，沒有人在旁邊時，便獨自一個垂淚。那一班丫頭僕婦，都是受過主人淘融的，莫不帶著幾分驕蹇之氣，誰去理會他。自姨太太以上諸人，一發不必說了。便是那位老太太，雖是一時發了善心，救起了他，及至回到家來，也不過由他先住著再說罷了。因此婉貞更是度日如年，屢次向著老太太懇求方便，設法送回去。那老太太總說等老爺打聽了，有便船就可以去得。如此的一天一天，大約過了六七天。

這一天，婉貞正自獨坐出神，忽然一個大丫頭，名喚玫瑰的，笑嘻嘻走來，問婉貞道：「恭喜啊！」婉貞愕然道：「甚麼事？可是有便船，我可以回去了？」玫瑰道：「吉人天相，這句話可是不錯的。所以你掉了下水，遇見咱們老太太救你起來。」婉貞道：「到底是甚麼事？你說的是甚麼話？我不懂啊！」玫瑰道：「太太交代過，叫我不對你先說起的。我先告訴了你，你不要忘了我。」婉貞道：「到底甚麼事？」玫瑰道：「老爺要收你做姨太太。這兩天和老太太、太太都說好了，此刻太太叫你過去梳頭，喜期就是今天。」婉貞聽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登時身子冷了半段，說不出話來。玫瑰道：「快走罷。回來妝扮好了，給老太太們磕了頭，我們就要改口叫姨太太，討賞錢了。」婉貞坐著不動，那心中一時之間，大亂起來，正不知如何應付方好。想了半晌，沒有主意。玫瑰在旁，又再三促迫，婉貞忽然決斷道：「去來！去來！到那邊去，求得免，便罷，求不免，左右不過一死。」說著站起來就走。

走到前面，只見那式鍾和太太都坐在那裡。婉貞搶步上去，對太太跪下，磕了一個響頭道：「求太太做主。小女子雖是處女，卻是已經定有夫家的，今日這件事，萬不能依從。」那太太被他突然而來，倒吃了一嚇，回答不出，只拿兩隻眼睛看著式鍾。式鍾道：「那裡有這個話！玫瑰，快攙他起來，梳頭去。」婉貞道：「小女子委實不敢從命，求老爺原諒。」式鍾道：「沒有甚麼原諒不原諒，難道老太太白救你起來的麼？」婉貞道：「老太太救命之恩，沒齒不忘。只求老爺全了小女子的名節。」式鍾怒道：「我不懂甚麼名節不名節。玫瑰，快同他去梳起頭來。」婉貞被兩三個丫頭，拉到房裡，只見脂粉、檢妝、衣服，都已預備在那裡。一個老媽子便過來和他梳頭。婉貞拿起檢妝，向地下一扔，砰訇一聲，摔了個粉碎，順手把桌上脂粉等物一掃。丫頭們大驚失色。式鍾聽見了，走近來一看，怒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給我綁起來。」婉貞罵道：「好一個做官的人，強逼民女為妾，玷辱官箴，壞人名節。你當我是那沒志氣的女子，話也不許申說一句，便要行強。」式鍾大怒道：「好，好！他居然教訓我起來了。快與我打。」說聲未絕，丫頭、老媽子，早拿了皮鞭、板子，四五個人，沒頭沒臉的亂打一陣。婉貞此時，除求死之外，更無他法，所以打得愈重，他便罵得愈狠。式鍾恨極，走來奪過皮鞭，親自動手，又連連踢了幾腳。婉貞終是個血肉之體，在這六月炎天裡，如何受得起這般毒刑，慢慢的便住口不罵了，也不掙扎了。丫頭們還是不住手的打。式鍾喝叫：「住了！」只見他直挺挺的躺著，已是死了。便叫家人，化幾百文去買一口薄板棺材來，叫人把他抬到城外義地上去埋了。一面又自己懊悔不迭，只說可惜了一個天仙般的美貌女子。正是：

一死可憐完操節，者番真個是埋香。

未知婉貞死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